



# 窗明風和

# 滿船清夢壓星河

蘇閱涵

船是在黃昏時離岸的。老陳解開纜繩，竹篙一點，烏篷船便悄沒聲地滑進了藕花深處。他不招呼客人，也不點燈，只由着船順着水脈，往湖心裏去。岸上鼎沸的人聲，隔着一重重肥厚的荷葉傳來，顯得縹緲而不真切了。船尾掛着一盞舊風燈，光暈昏黃，只在船舷邊投下一小圈暖融融的影子，照不見前路，也照不見來處。

我原是厭極了岸上那片喧囂。節慶的燈火太亮了，亮得有些霸道，將天上那點自然的星月光華都壓了下去；人聲也太滿了，滿得溢出堤岸，直往湖心裏灌。便尋到這冷僻的渡口，上了老陳的船。他不多話，只問：「看花？看水？」我說：「尋個靜處。」他點點頭，便不再言語。

船到湖心，天已全然暗了下來。岸上的燈河，縮成了一條閃爍的、浮動的金線。熱鬧被水波濾淨了，周遭只剩下渾然的黑與沉甸甸的靜。我靠在船舷上，望着墨汁般不開的

夜色，竟有些後悔了。

忽然，老陳將船尾那盞風燈也熄了。最後一點暖黃隱去，無邊的黑暗，像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漫過來，溫柔地將船與我一道吞沒了。我下意識地屏住呼吸。然而，就在這全然的黑暗與寂靜裏，奇跡一點一點發生了。

先是一兩顆星光，從夜幕的絨布上透出來。接着是三四顆，七八顆，最後竟密密麻麻地，全湧了出來。不是被看見的，倒像是被這至深的寂靜呼喚出來的。一條乳白色的光帶，橫亘在天穹中央——那是無數星辰匯成的河。它靜靜地流着，沒有聲響，卻自有萬鈞的重量與亘古的韻律。古人說「星漢西流夜未央」，今夜我信了，那確是一條流淌着的、活生生的河。

低下頭，滿湖的星輝，隨着細碎的漣漪輕輕晃蕩。我們的船，便穩穩地泊在這一片碎裂



●老陳為我點醒了這條真正的、天上的河。 AI繪圖

的、流動的銀河之上。天在哪裏，水在哪裏？那條銀漢，是從天上傾瀉下來的，還是從水底升騰上去的？我分不清了。只覺得船身微微搖晃，彷彿不是在水波上，而是在星光的流波

上，做着同一個悠長的、古老的夢。

我想起元代唐珙的詩句：「醉後不知天在水，滿船清夢壓星河。」從前只覺意境奇絕，此刻方知，那「清夢」二字，原來是這般滋味。不是沉睡的夢，而是醒着的、澄明的夢。整個身心都鬆弛下來，無所思，亦無所求，彷彿也化作了一顆微茫的星星，融進這片無始無終的璀璨裏。

老陳始終沉默着，坐在船頭，像一尊墨色的剪影。我想，他大約日日都在這星河裏穿行罷。這滿船的清夢，於我只是偶然的恩賜，於他，或許便是尋常的生涯了。他熄了那盞曖昧的人間燈火，才為我點醒了這條真正的、天上的河。

夜深了，風也更涼了些。老陳輕輕起身，依舊不說話，只拿起竹篙，在水面一點。我們向着那岸上暖黃的光暈駛去。回首望去，湖心的那片星河，依舊無聲地璀璨着，流淌着。我將那盞熄滅的風燈提進艙裏，卻把滿船清冽的星光，都裝進了心裏。

▲ 在定州的古老街巷，你踏着塵封的記憶走來，胸中藏着，萬千書卷和刀劍，在這片土地書寫不朽的篇章。

▲ 鐵騎踏破邊疆的寧靜，西夏的烽火，映照你堅毅的臉龐。但在定州，你化劍為犁，以智慧與仁心，滋養一方。

▲ 整頓軍紀，你如秋風掃落葉，鐵腕之下，是對士兵深沉的愛。你教授以陣法，如星辰布局，將定州的兵，塑成鐵壁銅牆。

▲ 你不僅是武將，更是文臣。詩書禮樂，在你的刀劍上閃光。教化萬民，繁榮定州文化，如春風吹綠了百姓的心房。

▲ 清廉是本色，公正是尺子，如明鏡高懸，普照人間萬方。百姓因你而安居樂業，名字如清泉，在人間流淌。你已成歷史的背影，定州的每寸土地上，都有你為民為國的誓言回響。

▲ 韓琦，你既是定州的驕傲，更是這片土地上的方向標。永遠星辰般的璀璨，成為後人追隨的方向。

韓琦

東方惠

## 雲影移山

▲ 站在山巔的風口  
▲ 流雲織就的幕布  
▲ 緩緩掠過沉默的山脊  
▲ 明暗交替，如大地深沉的呼吸

▲ 旅人停下匆匆步履  
▲ 目光追隨着雲影的軌跡  
▲ 那是時光的筆觸  
▲ 在山川的畫卷上肆意游弋

▲ 牧羊人的長鞭靜垂身側  
▲ 凝望中，思緒飄向遠方  
▲ 雲影下的羊群似流動的星辰  
▲ 點綴着這蒼茫的山崗

▲ 光影在心中起伏跌宕  
▲ 如世事無常的樂章  
▲ 我們在這瞬息萬變裏  
▲ 尋找着內心的寧靜與方向

陳松

▲ 每一次明暗的轉換  
▲ 都是天地的一次輕語  
▲ 渺小的我們與之共鳴  
▲ 在自然的懷抱中，靈魂得以棲息



●在自然的懷抱中，靈魂得以棲息。 AI繪圖

## 打開虛掩的門

陳光美

▲ 雨一直下着，落下的雨水  
▲ 是從現實伸向另一個現實的觸角  
▲ 穿越雲層的身軀帶着生命的重量  
▲ 穿行在雨中的入  
▲ 有着雨一樣透明的心境  
▲ 身上留下無數濕痕  
▲ 也留下無需言說的幡然醒悟  
▲ 曠野沉默不語，一些熟悉的人去了遠方  
▲ 那株孤立百年的烏桕樹  
▲ 在雨中愈加蔥蘢，過往的風  
▲ 無聲地把草木又鏗空一次  
▲ 在雨霧中，他與少年的自己意外重逢  
▲ 眼睛裏蓄滿的雨水  
▲ 足夠洗淨生活的塵埃和荒蕪

## 時代詩行

## 一隻貓的立春

筆尖故事

趙仕華

我被冷醒的時候，前爪已經沒了知覺。

樓梯間有一堆紙箱，最外面的一角結着霜花，像誰撒了一把鹽。我試着舔了舔，舌尖傳來針扎似的麻。這是我流浪的第三個冬天。對我們而言，只有「難熬的冷」和「還算能活的冷」。昨天晚上顯然是前者。

我正要重新蜷縮起來，讓自己的熱量盡量少散發時，忽然有聲音傳來。

不是汽車聲，不是人類腳步聲，是另一種細碎的、持續的聲音。嗚嗒，嗚嗒。我從紙箱裂縫望出去，雨棚上那些冰柱子正在滴水。水珠在晨光裏閃閃着，一顆追着一顆往下跳，在水泥地上砸出小小的深色圓斑。

風來了。它先抓動我耳尖的毛，然後鑽進我腹部的絨毛裏。奇怪，這風不像是奪走我最後一點體溫，反倒帶來一絲……濕潤？我打了個噴嚏，鬍鬚上的霜沫輕輕落下。

我支起身子，慢慢向外走去。巷子開始甦醒了，垃圾堆旁那堵高牆，磚縫裏滲出了水汽；我常磨爪子的牆根，縫隙裏的苔蘚不像往常那樣乾枯了。最明顯的是氣味，凍了一冬的泥土開始呼吸，那股土的腥混着說不出來的若有若無的甜，讓我想起很久以前，在主人門前翻菜地。

我的肚子叫起來，我沿着熟悉的路線走向早點舖後門。今天的垃圾桶格外「豐盛」，裏面多了些綠色的東西。人類好像管這叫「春餅」，薄薄的麵皮裹着豆芽和韭菜，還有肉。我小心地嘗了一口，一股肉香和春天的味道從舌尖傳來，與前幾天的氣息完全不同。

老闆娘在門邊擺了個透明的玻璃瓶，摻滿了清水。她看見我時沒有揮手驅趕，只是繼續插着幾枝剛折的柳條。枝條上的芽苞鼓脹着，像要爆開的米粒。

她對屋裏說：「立春啦，連貓都出來走動了。」

「立春」這個詞像溫暖的風，溫柔地鑽進我的耳朵。我以前聽人類說過，但從未真正理解。流浪的日子久了，我明白了，立春就是冰開始融化，風開始變軟，泥土開始呼吸的日子。

下午，我發現了一個奇跡。在廢棄花壇的背風處，枯草叢裏居然鑽出了幾點綠。不是苔蘚那種老綠，是嫩得幾乎透明的、怯生生



●我的鬍鬚發現空氣中有細微的氣息在流動。 AI繪圖

的新綠。我趴下來，鼻子幾乎貼到地面。那些綠芽還裹着泥土，細得像我鬍鬚，卻在陽光下挺直了脊背。

一個影子罩住了我。是那隻總在車庫附近活動的三花貓。牠的聲音有點沙啞：「你也發現了？每年這時候，這裏最先綠。」我們並排趴着，看那些綠芽。牠告訴我，前年立春後，牠在廢棄的雜物間生了一窩小貓；去年立春，牠跟一隻黑貓打了一架，贏了半條魚。牠伸出爪子拍了拍我：「冬天太冷了，我今年得找個新的主人，你會繼續等你的主人嗎？」

我沒有回答，流浪貓的生命是用春天來計數的。又一個冬天熬過來了，又一個春天開始了。我也曾有過一個「家」，有個漂亮、溫柔的女主人會在這樣的傍晚開門，客廳的燈光黃黃的，屋裏的貓舍暖暖的。

我站起身，開始舔毛。從頭到尾，每一處凍僵的地方都被仔細梳理。三花貓已經離開了，花壇裏的新綠在暮色中變成黑色的小點。風完全變了，現在它像濕熱的舌頭，輕輕舔過我的脊背。

今天晚上也許還睡紙箱，明天可能還要翻垃圾桶。但我知道有些東西不一樣了。冰化了會變成水，水流過的地方，草會綠。草綠了，蟲子就會出來。蟲子出來了，鳥兒就會來……大家就是這樣，一個接一個，慢慢從寒冬中醒來。

我的鬍鬚發現空氣中有細微的氣息在流動。我知道，那是地底深處傳來的、萬物甦醒的震顫。

我往前走了幾步，爪子踩在潮濕的地面上，留下了淺淺的梅花印。

## 日記，時光痕跡的記錄者

指間歲月

夏學軍

我自己都沒想到，能堅持寫日記整整二十年。家中精心收藏着一大摞日記本，每一本都沉甸甸的。

我自認為記憶力不錯，翻看日記時，便更加認可「好記性不如爛筆頭」這句話了。所以看到馬伯庸說的話，我深深認同：「一開始是為了拯救日益衰退的記憶力，一事一條，所讀何書，所見何人，所遇何事，皆日常直錄，以記事為要，議論次之。」

或許有人會誇我「很有毅力」，但我覺得寫日記，並非是需要毅力和恒心的事情。對我而言，喜歡寫是很重要的，喜歡到就像吃飯、睡覺一樣自然且不可或缺，然後變成一種習慣。

身處網絡智能時代，也曾試圖選擇電子版日記本，嘗試之後心裏總感覺不踏實，擔心哪天忽然就關閉了，所有的記錄豈不憑空消失。所以這也是我這麼多年以來，依舊笨笨地堅持手寫日記的原因之一。

也曾被各種漂亮的「手賬本」吸引，認真地學習如何做出完美的手賬，這的確給我帶來了更多的樂趣。可過後再看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記錄，忽然很困惑。日記的意義，就是幫助我們梳理生活，而不是拼湊出生活版圖。

放棄這些華而不實的舉動，不意味着我不能買漂亮的日記本，每個日記本，都是我精心挑選的。很多日子裏並沒有什麼大事發生，也沒有非記錄不可的事情，那麼這一天的日記就是流水賬。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流水賬式的記錄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它就像一面鏡子，真實地映照出平淡日子裏的瑣碎與安寧。

當然，與瑣碎、安寧相對的，是我的焦慮與不爽。我發現每當記錄不良情緒時，筆墨就得用特別多，常常是洋洋灑灑一吐為快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是我把日記當成朋友、樹洞，是能讓自己與另一個自己對話的地方吧。那些惱人的人際關係、工作上的不順心、婚姻裏的煩惱、親子關係等問題，所有的情緒都通過筆端流淌到紙面上，傾訴之後，整個人都通透了不少。所以說「日記無數次救我於水火」一點也不為過，我時常為自

己有這樣一個愛好而心懷感恩。

在過往的日記裏，還有我的夢想與期待，那些未能實現的夢想，在日記裏彷彿有了棲息之所，靜靜地看著我去觸碰力所能及的理想，見證着我腳踏實地的努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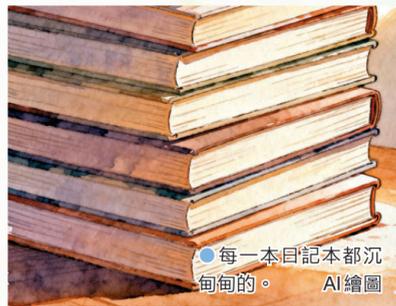
我剛參加工作時寫的一篇日記：今天是去駕校的第一天，教練很好，他讓我半年內拿到駕照，可什麼時候才能擁有一輛車呢？這篇日記雖然只有寥寥幾筆，但過去這麼久了，我依然記得當時的心理活動，還暗暗發誓要努力工作，讓自己和家人的日子過得更好。

時至今日，考駕照、考教師證、進修心理學、工作升職、買車買房，我擁有了很多當年遙不可及的東西，回看自己被它們「折磨」並努力的點滴，感慨萬千。雖然心中的理想未能全部實現，但也達成了一些目標。所以每當我在生活中感到迷茫時，翻開日記看看曾經的夢想，看看那個努力奔跑的自己，就會重新燃起鬥志。

還有很多日記是以小畫的形式記錄的，因為畫畫一直是我的愛好。兒子小時候，給他買了塗鴉筆，我也童心大發，於是我們就一起「塗鴉」。心情特別好的時候，我會在日記裏添上一幅小畫，五顏六色的，就像五彩斑斕的好心情；心情鬱悶的時候，也愛畫一幅小畫來表達情緒，隨心所欲地畫，雖然花裏胡哨，但心情會一點點好起來。

每天晚上寫完日記後，內心都無比充實，深感受認真地度過了一天。回看日記，從更高的視角和維度去看曾經的自己，非常有趣，就像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。而且我驚奇地發現，當下的我和曾經的我有很多共性，在面對困境和情緒波動時都有相似之處，看到曾經的自己是如何度過各種黑暗時刻的，也會給現在的自己一些啟發。「唯有文字能擔當此任，宣告生命曾經在場。」我特別喜歡這句話，它既溫柔又堅定。感謝我自己，活成了自己喜歡的樣子，擁有樂觀的生活理念和持之以恆的做事態度。

我會一直寫下去，這些日記是我生命的編年體，是我最珍貴的財富。



●每一本日記本都沉甸甸的。 AI繪圖